

繁花——看金宇澄 演绎其画笔下的旧梦新影

《繁花》原著作者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金宇澄，同时也是一位热爱绘画创作的艺术家，他的画让人看到了一位文学家对于艺术的才情哲思，其对于绘画的理解，迥异于普通人，清晰地勾勒出他另一个超现实的世界。

本报讯 爱十柒 正在上海东一美术馆展出的金宇澄最大规模展览“繁花——金宇澄绘画展”将于1月28日落幕，展览也引起不少《繁花》迷们的关注。

此次展览是金宇澄绘画原作最完整的集中呈现，精选了他近10年创作的12个系列、200余幅原作，演绎他画笔下的旧梦新影，勾勒出艺术家的创作变迁。展览中既有金宇澄的“下乡生活”，也有他的“江南旧梦”、“沪上独白”。尤为特别的是《繁花》插图手稿的集中亮相，包括与之相关的诸多手稿、设计等，总计近40幅，首次以最全面的面貌公开展出。

过去十年，《繁花》已然成为最火的严肃文学IP——改编成舞台剧在不同的城市上演，而由王家卫导演的同名电视剧也已上映，身处热闹与喧哗，金宇澄始终“不响”。比起小说，他就像自己写过的“阿宝”，夜深人静，独上阁楼——金宇澄最近10年，沉迷于绘画中，无法自拔，常常画到深夜两三点。

在物资匮乏的1970年代，金宇澄只是读小说，但意外发现东北农场宿舍里暗传一本破烂的国立中央大学（现南京大学）的《建筑系钢笔画教程》，这是他翻看最频繁的美术教程。结束知青返回上海，在一钟表工厂当钳工，学了半年的机械制图，这是他绘画起步的基础。本次展出的《梧桐与无花果》作于1976年，是目前保留下来最早的一件草稿。

他真正绘画的起点则是为《繁花》配图时。十年前，借长篇小说《繁花》出版之机，金宇澄打开另一时空——插图，近乎速写的勾勒上海旧影，与小说形成特别的互文，但他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。过去十年间，他创作了一系列从尺幅、题材、媒介到画法各异的图像系统。不管是他的文字还是绘画，在繁多的事件与人物之间，金宇澄努力搜寻着事物的“调性”，以及弥漫其间“闪耀的韵致”。

艺术评论者指出，金宇澄的画并非文字、文学的替代或增补，而是它首先将自己从文字中区分开来，它以文字的终点为起点，而后建构起自身。“最令人惊讶之处是，他的绝不留白，他的不执着但相当考究的手艺或技术，使他渐渐步入佳境。”

他的绘画痴迷于“现场与细节”，充满层层叠叠的叙事，他将历史回忆、现实洞察与未来想象，跨时空交织起来，形成一个个超现实的世界剧场。著名艺术史学者尹吉男认为：“金宇澄的画很复杂，有那种洞悉人情世故的老辣。作品的每个局部都不是简单的画面，在形式上、内容上相互嵌套着，像人的神经一样复杂，思维极其缜密，充满了‘心机’，这种复杂跟天趣正好是矛盾的，但他结合得很完美。”

艺术家冷冰川认为金宇澄绘画的叙事特质是模糊、假象和迷惑，“他的画其实没有透露太多故事，吸引人的是让人感同身受的阅历、疼痛和刺。他用活生生的自我直视，通过对色彩、细节主动的节制和讲究，勾画一些早年特殊的，并非单纯的记忆，让他画中的花鸟、山水、城市、人马都像是一个个‘人’，更单纯、更平稳、更具体，像草莽中的一粒种子，被人遗忘才熟透彻。”

近两年，金宇澄的兴趣转移到灰调的系列，费了很多心力。在一幅“蒸汽朋克”般的作品《背影》中，时间仿佛回到了1930年代的世界工厂车间，机械管道相互穿插缠绕，秩序井然，淡淡的黑白灰透出冷峻感。它很复杂，又很简洁，似有隆隆巨响把你带回大机械时代，又仿佛忽然寂静地停在机械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。

这些灰调子作品，让北京画院院长、策展人吴洪亮称赞“惊艳”，“灰调子非常难处理，他在色彩、造型、复杂的构图穿插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注入、叙事性和开放的能量，带领我们穿越了对于一般绘画的理解。”

在《北风》中，艺术家徐累一眼认出“这幅画画得很复杂”，这是几经调和后冬天独有的色调，巧妙协调了自然与心理的色调，黑黑的窗口站着小小的人，没人知道窗内发生了什么。大俯瞰的全景视角下，一双巨手探入画内，环抱着鳞次栉比的房屋，没有任何投影，每一座小房子都扎扎实实地矗立在北风中。

建筑师马岩松也说，“从建筑角度看，《北风》这幅画是一座城市的鸟瞰，房屋带着透视，乍一看好像我们很熟悉的建筑画，但是你又仿佛能看到城市里人的生活，他的角度非常特别。”

看金宇澄的画，不在于精致的形式语言或是图像解读，而是一种整体性，他从不停留于一种碎片化的、孤立的弱叙事性，其叙事绵密、悠长，观念层层叠叠，与超现实主义风格相糅合，构成了庞大的绘画宇宙。无处不在的隐喻与好奇，构成了金宇澄作品中的诗意与哲思。正如他所说“画画时，叙事的焦虑安静下来了，四周更幽暗，更单纯、平稳，仿佛我在梦中。”



金宇澄近照



金宇澄 滑轮 119.3×105cm 纸本丙烯 2020年



金宇澄 舞蹈 120×120cm 布面丙烯 2021年